

世事浮沉间，太多的身不由己，
献给心中有光，漂泊异乡的人。

浮生

刘汀——著

看清了自己

也就发现和看清了“人”

浮生

刘汀——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刘汀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702-0693-3

I. ①浮…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1138号

选题策划:韩成建

责任编辑:薛纪雨 韩成建

装帧设计:刘泊延

责任校对:许 罡

责任印制:张 涛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语国际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印刷: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5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0千字

定价:49.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010-83670231进行调换)

诗 序 心的追问

一个小说家把散文写好也是分内的事情。但如刘汀这样，年龄中还含着青嫩的汁水，却已经把小说写得果实累累，且散文又写得如此有枝有干，根深叶茂，呈现出独有少见的境况，这委实让人意外。让人感慨，文坛的交替，终是该来的要来，且那到来的不仅是春秋岁月，更是他们别样的作品。

是他们的写作，在更替着作家的少老。

《浮生》，是一本会被万千书籍密密埋压的散文，可你一当发现，一当阅读，它就会从如海的作品中滑舟而出，帆起船行。如果当下的文学写作，是一片乱砍滥伐而又被新的横生野长重新覆盖的林地，那么，刘汀的这本

散文，就是挺起在一棵巨大的树桩上的新生。因为那树桩的粗大，因为它四处盘结的根土，这一枝新生，也就可能注定了它的挺拔，注定了迎风照日的猛生蹿长，注定了在新生林地中它的高头大马。

刘汀在这部作品中间，是那么鲜明地绳拧着一个作家对生活无处不在的疑问。《浮生》，是散文，又不是散文，而是借散文之笔，写出的一部用诗心对生活不懈的追问。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每个人都活成了别人？为什么我只有从别人的生活中才能看见自己？人家的路，为何总是载着我的脚痕？而我要找的我的印迹，又散落到了哪条路上？读单篇的《别人的生活》《我们选择的路》，追问就像敲在头上的锤，让读者的脑壳和胸膛，都有振动的声响。《灵魂是什么东西》《自由在哪里》，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会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的来自一个人冥思的自问与自答；是一片在世俗的细碎中不肯沦落的灵魂，在人群中跳动的闪躲，它时时会被人群和世俗所吞蚀，而这跳动的疑问，却又在世俗中透出尖锐有力的呼吸，对抗着吞蚀的可能。整部作品，都被追问提纲和绳牵，甚至让人怀疑，作家如此对生活不懈的迷困和追问，又如何可以活在这个平庸、现实的人世之间呢？

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作家的妙巧，也就在了这儿。疑怀世俗，却又透出对世俗无限的衷爱。病痛、孤独、乡愁、自然、

田埂，哪怕是作家自己无奈中替老姑父在北京的医院高价挂号，而病人千里迢迢到来之后，专家医生又无端地休息歇班（《普通人的病与痛》），还是作家在文中写到故里，站在村头，对田野、村落、物景、人事的点点滴滴，都有一种浓到化不开的爱，有一颗对庸常生活的感谢心。甚至作家写到这些细碎的日常，有一种不愿停笔的渴望，仿佛不画出生活落叶的筋脉，就不足以在一幅油画中表现林地树木的繁华和更替。他的叙事，是那样的从容，笔尖的脚步，从来都不因风雨到来而凌乱，而急迫。而那来自对世俗、庸常、人生、命运、婚姻、情爱等一切一切的追问，都化成一个作家的一颗有着钻楞的诗心：面向生活的叙事和抒情中的脚音、韵律和节拍，从而使这部散文，成为一首颂扬和疑问庸常的长诗；或者，是烦恼人生的林地油画，而疑怀和追问，则是那油画中凡·高最为刺目的色彩。

读《浮生》，让人想到刘亮程的写作。不一样之处，是前者把满含哲学的追问，都置放在芸芸人众的日常和烦恼之间；对叙事的热爱，如同田野对雨阳的等候；而怀疑成了生活和生活之本身。而后者，则把哲学的眼目，肯定地投放在西部的荒野，而使生活成为孤立的存在，而人也因此在孤立中奇崛。还有天香地艳的李娟的散文，在生活和语言中开出一朵思辨、善美的花来，简易如我们在戈壁中捡到了一粒石子。这么说，是不是一种散文新写的时代已经到来？无所谓大散文或者小散文，长

散文或者短散文，深刻或者浅淡，而作家先天的目光、态度和天然的叙述，才是新散文呼吸的喉结？

谁知道呢。

总之，刘汀和他的《浮生》，让人感到一种散文的别味和新味雨淋样的到来，使人在阅读后淋雨而透湿。他的写作，没有他们节制，也没有他们在文字上那么闪光的钻影，可那颗对世俗、生活、人生疑怀、追问的作家的诗心，却更为鲜明地筑砌了生活的嶙峋，使读者、作家、生活和写作，都有了艺术的边界，让我们在阅读中不至于野荒地漫跑，不至于长途跋涉后空手而归。

目 录

序：诗心的追问

001

别人的生活

001

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

017

梦幻泡面

027

空洞的早年

035

一瓢海水

041

普通人的病与痛

049

声音的舞蹈

075

日常生活里的诗意

083

何以抵抗寒冬

099

母亲和她的生活哲学

109

灵魂是什么东西

127

身边的少年

147

笔迹

167

自由在哪里

173

写给未来的信

189

我们选择的路

205

初版后记：我和你以及他与她们

223

“别人的生活。”

这几个字在脑袋里盘旋得实在太久了。

最初，我想它适合做一首诗的题目，可不管如何翻来覆去，也写不出这首诗来。又觉得写成无法归类的闲散文章，或许更好，但这文章也是越拖越艰难。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也许，它在我心里的漫长和重要，不只是一首诗、一篇散文，同时也是一篇小说，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

但我只能先写这篇文章了，并且为了督促自己真的开始写，早早在微博上爆出这个题目，好多朋友都说：写吧，要等着看看。可见，不只是我，许多人对“别人的生活”都是极感兴趣的，又或者，他们把我和我的文章，当作了另一种“别人的生活”来期待。说到底，所谓别人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必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实在是少有人真正

注意这一点。我们经常弄混那作为个体的“别人”和作为整体的“别人”，也就经常忽略了别人。当全世界都充满你的时候，你，是不存在的。

于我而言，发现别人和别人生活的漫漫路途，也正是自我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这路途有两部分。前半程大致是拼命地要把自己从千万个别人那儿拉出来、区别开，而后半程，则是千方百计把自己融入人群中去，如一滴水落进无尽的水里。因此，在这个时刻——我写这本书的时刻，也正是两个阶段的交接点，我独自驾着一艘小船，要渡过急流，到达彼岸。我回到那儿，成为别人里的自己，和自己中的别人。

1.

年纪轻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别人”的概念，首先有的是“别人家”的概念，或者说，那时候别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大概是十年前，一位老师在课上说：人们都是看着邻居过自己的日子的。这句话像手术刀一样帮我划开了迷雾，显现出一个被遮蔽已久的微观世界。谁人不是呢？邻居家有了电视，咱们家也得有；邻居家又有了冰箱，这个，咱们家还是得有；邻居家的烟筒冒烟了，咱们家也该生火了；

邻居家的灯亮了，咱们的手就伸向了灯绳……别人的生活，也就是别人家的生活。我也就才明白，从懂事起自己的所有好奇，主要是对别人的生活的好奇。

小时候，大概是因为家里境况一般，又受着本能的欲望的驱使，我脑海中盘旋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家都吃什么饭呢？尽管我知道村里绝大部分人家的伙食都大同小异，可是具体到某一顿饭上，我还是好奇得不得了。简简单单的一餐饭，就是另一个家庭全部生活的征兆。在农民那儿，每一顿饭虽然不如城里那样讲究，简单而随意，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什么样的日子，人们会吃肉、吃饺子，有大事好事时，桌上才会摆酒，红事吃什么，白事吃什么，等等。小小的餐桌，粗瓷碗和竹筷子，盛载了一家人跌跌宕宕的悲喜。

我不断地猜测，别人在吃什么呢？是面食吗？是米饭吗？炒菜了吗？是不是有肉？就算也是米饭，和我们家的米饭一样吗？如果恰好在某个饭点儿，走进别人家的门，就会偷瞄人家的饭桌，想知道确切的答案。人们会客气地问，吃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坦白吧，我真想一起吃。因为除了对他们吃什么感到好奇，心里还残存着另一个偏见——别人家的东西，似乎是比自己家的要好吃些，至少是不同的。虽然我也吃过，并没有发现绝对的不同，可下一次遇到，我还是会忍不住要

猜测、尝试。我所好奇的，既是食物本身，更是食物背后别人的生活秘密。

后来读初中，便开始住校，离开家，家庭不再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场景，我渐渐意识到“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不一定总是同步的。同样的时间和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初中时，我常年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同学中有人穿着漂亮的运动鞋，我也很想有一双。在那时，我以为运动鞋对每个孩子来说诱惑力是一样大的。现在我知道这是误解，对于轻易能买到运动鞋的孩子来说，运动鞋完全不是诱惑。然而我穿着布鞋，置身于一群运动鞋之中的时候，我没法不被“运动鞋化”，脚上的鞋子几乎就是我的脚本身，我之所以要在晨跑时那么奋力，在做操时动作标准，大概就是在假装自己也穿上了同别人一样的运动鞋。

这是年少时的虚荣，却也是最真切的感受。

同事讲过一件事，说小区里的妈妈们总三五成群，互相交流和讨论教育孩子的事。这种交流传播了许多好东西，但同时，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原则性和定力，很可能就会不知不觉被别的妈妈牵着走。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明显的规律：你和什么样的妈妈群体在一起，决定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妈

妈，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你的孩子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群体里，每一个都热衷于谈论报班、补课、学特长，你就很难不去这么做，否则你和你的孩子都将失去安全感，除非你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这么干的妈妈群。这时候，别人的生活，就不仅再是展示意义上的别人，它悄然地隐藏了一种强迫力，迫使你不得不跟着潮流走。这就好像，当我们身在地铁早高峰和节日的火车站那巨大的人流里时，很难有自己的方向，只能像河里的一滴水，沿着别人的河道缓缓向前。想得悲观点，别人的生活，实在就成了你的生活，即便乐观一些，也不过是你过上了和别人一样的生活。

2005年，本科毕业前一周，我不知怎么染上了水痘，被隔离在师大的校医院里，不能见任何人。将近两周左右，整个病房里只有我自己，除了每天给长了水痘的脸和手臂涂几次药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百无聊赖，书也看不下去。我知道外面的同学们都在忙毕业，把四年来聚集的各种证件退掉，领回许多新的证明和表格，吃散伙饭，感伤，但我只能一个人在医院的病房里苦熬。这半个月，我和别人失去了最基本的联系，被实实在在地和别人隔离开来，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完全离开了生活轨道。我被绑在柱子上看着人们狂欢，甚至都不是看见，而只能想象。经过了烦躁、焦虑之后，我强迫自己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那就是：我和别人之间，因为

隔离的原因，呈现出了一种平常生活里不可能有的状态，索性把它当成一次特别的内心实验好了。于是，在二楼的病房里，这个被隔离的青年唯一的乐趣就是想象别人的生活。我站在窗口，看楼下马路上经过的人们，学生、工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他们来来往往，从某处而来，奔着某个目的地而去。这种感觉好奇怪，好像我是电视里的人，而其他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我在看他们，而是他们在看我。

当隔离解除，我要离开病房时，竟然对由别人组成的人群感到了一丝恐惧和陌生，当然更多的仍是回到别人的生活里的渴望和热情，这是多种矛盾的情绪的结合体，它把我置身在翻炒的热锅里，一面又一面地炒烫着。走出门，七月的阳光照热了我被药水涂抹过的身体，然后路上的所有人都变得很近，我和他们擦肩而过，回到宿舍。我后来想，监狱里的人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应该更强烈吧。

但有时候，即使你在人群之中，也还是会感觉到这种疏离。电视台偶尔放《圣斗士》《小龙人》《还珠格格》之类的片子，老婆总会说，她都看过。我无话，因为我的童年和少年，和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我常和她开玩笑说：“和你们比，我就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啊。”在别人共同经历某些生活的时候，我过的是另一种日子。这当然和好坏无关，可当你身处绝大多数人都有共同记忆的群体里，就会感觉到一

种疏离感。这个时候，我会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别人的生活”，因为这个“别人”有某种共同的体验或记忆，而我没有。

2.

我的眼睛是一部特别的仪器，曾记录过许多有意思的片段，它们无意识地储存在脑细胞里，然后等着被某些精神的逻辑穿针引线地联系起来，形成我所见的世界。人们不知道，我有多爱这些片段式的“风景”，正是它们，构造了我自以为丰富的内心生活。

有一次，我和老婆去吃自助餐。我在吃东西的间隙，看到一个女服务员偷偷地喝客人杯子里剩下的饮料，她小心而羞怯。但她被另一个年纪大的女人发现了，她似乎是女服务员的母亲，把她拉到一边，嗔怪地训斥她，她不发一言，眼神里所有的欲望都变成一种落寞，还深藏着倔强的不甘。我瞬时没有了胃口，不知道是何原因，所有的食物都被这件事涂上了一层防腐剂，没有了香味和色泽。

因此我也有另一种顽固的好奇：餐厅里的服务员，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售卖的美食呢？商场里的售货员，又怎么看待自己售卖的奢侈品呢？这些东西，在他们的观感里和在消费者那儿是一样的吗？我会假设，如果我从乡下到了北京，在

一个餐馆里上班，每天面对想也不敢想的美食，肯定会非常焦虑，这焦虑不仅仅是因为我自身对它的欲望，我还会想到，城里人每天吃这么多好东西，浪费这么多好东西，可我乡下的家里人，是连见都没见过的。这焦虑是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焦虑，可能深埋着向往，潜伏着不满，甚至最后会倒向痛恨。我们谁人又能避免这条心路？本科时，宿舍同学关系很好，但毕业前，一位室友醉酒后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对宿舍里一位家庭状况好的同学说：不要以为你有权就了不起。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多有钱，也没有表现出有钱人的姿态，但总还是有差距，两个人过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可能在人海中相安无事，但窝在斗室中四年，却会在其中一方的心里埋下许多东西。我需要坦白，很多个时刻，我也一样有着无知的愤怒，大家一起去聚餐，为了让整桌的价钱尽量低一点，自己分担得少一点，只点最便宜的菜；看着同学毫不费力地买了自行车、电脑、手机，然后自己背起书包去自习室，却无法安心读书上的字，因为我刚刚写了一封信给家里，向在田野里劳作的父母讨生活费。这种时刻，我的心里无法不涌起悲伤和愤怒，我知道，它源自自卑为底色的自尊，源自贫穷为基础的贪婪。

正是这些细小的风景，让我看到并假想了别人的生活，公交售票员、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地铁安检员、传达室大爷，